



演军人就要演他的灵魂、他的信仰

——访电影表演艺术家、导演张勇手

□本报记者 路斐斐

采访

手记

盛夏八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记者来到北京六里桥一处干休所,探访91岁的电影表演艺术家、导演张勇手。岁月流转七十余年,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烽火往事,依旧清晰留存在他的记忆之中。1948年春,解放军进驻汾阳,点亮了少年张勇手的理想火种。谈及过往,老人满脸笑意,快乐得像个孩子。言谈之间,眼眸里似乎又重新闪烁起年轻时的“光”,像《奇袭》里志愿军侦察连长方勇,像《林海雪原》里的少剑波,也像《地道战》中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区长赵平原,英武果敢、睿智又坚定。岁月不减英雄气,它永远带不走一名真正的军人眼里的光。

2025年末,中国文联为张勇手等三位老艺术家举办第九届中国文联知名老艺术家成就展,一张张老剧照、一枚枚勋章、一座座文艺终身成就奖杯与证书,串联起他当兵、演兵、颂兵的一生。2018年,在广东佛山举办的第34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上,恰逢84岁生日的张勇手获颁中国文联、中国影协授予的“中国文联终身成就电影艺术家”荣誉。全场为他唱起生日歌,手捧奖杯的他眼含热泪,留下质朴感言:“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过去几十年拍了一些电影,这是我得到的最重的奖,是党和人民给我的荣誉。”



张勇手,1934年生于山西汾阳,电影表演艺术家、导演。1948年入伍。1951年随军入朝参战,两次荣立三等功。1957年被借调至八一电影制片厂,在《黑山阻击战》《英雄虎胆》《啊!摇篮》《林海雪原》《奇袭》《地道战》《南征北战》等影片中塑造了众多经典角色。

从军:“政治学习从根本上重塑我的人生观”

张勇手原名张永寿,1934年生于山西汾阳,入伍那年14岁,满心都是对“一路向太阳”的人民军队、胜利队伍的向往。“路过晋中公学门口的招生启事,有人发了一套军装,我就穿上去报名了。”入学后他才知道,晋中公学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的随营学校,是培养部队干部的地方,入学就是入伍。在这里学习的几个月里,张勇手从头开始学习社会发展史、哲学等内容。

第一次接触这些内容,让小学还没毕业就来当兵的张勇手“感觉非常震撼”。“政治学习从根本上重塑我的人生观,让我明白了我们为何参军,为谁打仗、为谁服务,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张勇手说。虽然当时这些大道理他似懂非懂,但觉得“非常厉害”,也明白了一点:要革命,必须先搞清楚革命的基本道理,否则就会盲目行事。这一认知从根本上影响了他此后的人生之路。

不久后,晋中公学的学习随着十八兵团六十军文工团的一纸调令结束了。这个眉清目秀、时常指挥大家拉歌的文艺活跃分子被文工团负责人一眼看上,从此张勇手成为军队文艺战线上的一名文艺兵。

“我参军后,第一个跟着部队解放的城市是太原。我所在的部队就是在解放太原之前正式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第六十军的,我还参加了命名典礼。解放太原后,十八兵团进入西北,我们从西安打到宝鸡,再从宝鸡出发,步行1800里,一直打到成都。成都是和平解放的,入城时我们文工团的成员是扭着秧歌进城的。我跟随着解放战争的脚步,迎来了属于人民的胜利。这段经历让我感到非常幸运、难得。”

随着新中国成立和抗美援朝战争打响,1950年底,部队离开成都奉命北上。“那时成都还没有火车,我们先步行到绵阳,再换乘汽车、火车一路北上,几个月后抵达鸭绿江边。一路上大家只吃炒面,没有水,就着一把白雪,偶尔煮一次米饭,大米香喷喷的。”

入朝作战牺牲的可能性很大,张勇手和战友们都清楚,但大家都不怕,也不觉得苦。“谁知入朝第一天就遇上了空袭。”全文工团只有一辆马车驮物资,敌人将拉车的牲口打死了,马车动不了,物资也没法运,只能出去找救援。张勇手跑了60多里地,去找朝鲜地方政府求助。语言不通,只学过几句简单朝鲜话的他全程用手势比画:飞机、死人、需要帮助、送物资……“他们竟然全懂了。”张勇手的讲述活灵活现,入朝第一天的许多细节,他至今历历在目。

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前线很近又“很远”:战事停歇时,他们必须赶到前沿阵地慰问浴血奋战的战士;一旦战斗打响,又会受到战士们们的保护。

“所以,我见过很多志愿军战士,记得他们的神情。”

1951年,17岁的张勇手像一架活动的照相机,把他看到的信仰、忠诚,还有那些不怕苦也不怕牺牲的年轻面庞一一记在心里。后来,这些神态、那些身姿与无言的告别,在大银幕与荧屏上又活了过来,在他饰演的不同年代、不同战线上的军人形象上重新鲜活起来。

“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没有一个人是怂包。”张勇手自豪地说,“在与世界最强国家的战斗中,志愿军代表了中国人的骨气。”

从影:“我是一个兵”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似乎让有关战争的记忆暂时沉淀进了历史。一个偶然的机会,却让张勇手踏上了新的“战场”。1956年底,刚刚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来到六十军文工团,为拍摄《柳堡的故事》选演员,张勇手也参

加了试演。最终,陶玉玲和一身书生气质的廖有梁入选。虽然没被选中,但负责选角的郝光导演把张勇手试戏时拍的照片也带回了八一厂,交给了1938年就参加革命的刘沛然导演,被他一眼相中。不久后,八一厂为筹拍新片给六十军发电报,邀张勇手为电影《黑山阻击战》(当时的剧本叫《最后一个冬天》)“北上”试镜。

忆及与刘沛然导演的初见,场面颇具戏剧性。张勇手回忆,那时的八一厂地处偏僻,只有几栋楼房,远道而来的他一路乘火车、搭三轮,好不容易才打听到地方,被制片主任领到了导演办公室门口。推开门,昏暗的房间里一开始什么也看不清。张勇手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随即看到一位黑胖硬朗、气质沉稳的军人。对方看了他一眼没说话,张勇手便响亮地报到:“报告!我是六十军文工团的张永寿,奉命前来试镜头!”对面的人挥了挥手对他说:“回去拿行李吧!”

“我以为是让我回部队,后来才知道,是被选中了,一个镜头也没试就留了下来。”现在回想,张勇手觉得也许是那个标准的军礼,也许是挺拔的军姿,也可能是明亮的嗓音和沉稳的气质。“我就是个兵。”

没想到拍电影比打仗、演话剧还“麻烦”。一部戏断断续续拍了近一年,大场面三天才能拍一个,要筹备、排练、拍摄各一天。枯燥漫长的过程,一边消磨着他最初的新鲜感,一边也推着他飞快成长。那一年,张勇手的大儿子出生,他已是文工团的演员队长,还练就了一身骑马的本事。

1958年初,已经回到文工团、准备前往宁波参加慰问演出的张勇手,又被八一厂一个电话召回补拍镜头。等待补拍方案期间,严寄洲导演把一个新的电影剧本《英雄虎胆》递给了他。

张勇手被剧本里有勇有谋的侦察参谋耿浩深深吸引,接下了这个角色。这部1958年上映的影片是他从影后的第二部作品,也让他在电影界崭露头角。严寄洲曾评价张勇手身上有种洒脱而睿智的气质,因此认定他能将侦察员耿浩这个角色,准确地表达出来。

后来剪辑影片、制作字幕时,严寄洲觉得“张永寿”这个名字不够硬朗,便给他改成了谐音的“张勇手”,希望他能在电影事业里大显身手。

拍完《英雄虎胆》,八一厂正式通知张勇手办理调动手续。文工团用马车把他送到火车站,他带着装着全部家当的一只皮箱,再次走进八一厂,从此正式成为一名电影兵。“在电影里当兵,把各种军人演了个遍,过足了当兵的瘾。”

部队这座大熔炉。张勇手说起过一件难忘的往事:有一年去云南拍戏,当地军分区司令员专程来拜访他,说自己当年就是受《奇袭》影响参军,立志要当侦察兵、当侦察连长。这位司令员告诉他:“现在这些心愿我全都实现了,谢谢你!”这次会面让张勇手深受触动,他第一次真切感受到电影的力量,“没想到自己的工作竟然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这次偶遇,也让他重新认识了电影艺术的社会价值。

此后几十年,他始终深耕军人形象塑造,在每个年代都留下了经典角色,挖掘不同战线军人的独特气质,诠释他们的共同精神。从烽火岁月到和平年代,从普通士兵到高级将领,作为八一厂为数不多拥有丰富前线经历的演员,他近乎完整地塑造了陆、海、空各军种的军人形象,真正做到演一个、像一个。

“我见过许许多多的官兵,我的表演秘诀只有几个字:演兵像兵,演军官像军官。”总结表演经验,张勇手认为核心是“观察”——演员要用心观察生活,要“真听真看真感受”;除了观察,还要创造条件去亲身体会。“对我而言,参军和战场上的真实经历,就是我认识生活的基础。在那些重要的人生历程里,我体会过什么是真正的艰难困苦和挑战,也感受到了胜利信念的强大力量。”

“我当了一辈子兵,也演了一辈子兵,演军人就要演他的灵魂,演他的信仰。”张勇手说。

2025年,第九届中国文联知名老艺术家成就展开幕式上,张勇手回顾自己在硝烟战场与文艺战线两个阵地的从军从艺之路,质朴深情地道出了三个感谢:感谢党,感谢军队,感谢人民解放军这所大学校把他培养成电影演员。正如他常说的:“我是一个普通的文艺兵。我赶上了大的时代,在革命洪流中,我就是被新生的洪流冲出来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把我拉扯大的。这一辈子我感觉到很满足,很知足。”

2025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5周年,采访中他谈及近年的相关题材影视作品,认为部分演员的表演很接近当年真实的志愿军。同时他也谈到,这些年军事题材电影发展很快,希望中国电影还能多拍出像当年《上甘岭》那样感动一代代中国人、激励一代代中国军人的作品。“尽管那里面也有很多虚构的情节,但是电影却很‘真实’,表现的战士气质、形象很真实,虽然角色看着瘦弱单薄,但他们展现的勇气与士气很真实。还有,电影音乐也很讲究,旋律很优美,歌词耐人回味。”

在张勇手看来,电影是为人民服务的,今天的电影人应当始终不忘这一点。现在一些改编作品不顾时代真实,一味追求感官刺激,堆砌特效等技术手段、做得花哨,却淡忘了电影工作者的使命。他希望,未来中国电影能涌现更多继承革命文艺传统,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优秀作品,更多记录伟大时代,记录人民军队光荣历程的军事题材佳作。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明年将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作为军人,我当了一辈子的兵,在部队生活了七十多年,我想亲眼看到那一刻,想再为人民军队庆生。那将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张勇手说。

上导演的道路,却与军事电影的发展紧密相关。

20世纪70年代,一批经典军事题材影片被重拍,包括北影的《南征北战》、上影的《渡江侦察记》,还有长影的《平原游击队》。1975年,张勇手接到了上级重拍《海鹰》的要求。他结合电影创作规律提出不同意见,认为重拍不如拍一部全新的海军片,方案获得上级同意,于是就有了1976年上映的展现人民海军捍卫南海海疆的《南海风云》。

该片由张勇手与景慕逵联合执导,他同时饰演政委梁崇海,这也是他首次参与导演工作。片中主角于化龙的扮演者唐国强,是张勇手在青岛话剧团发掘的,这部影片也成为唐国强的银幕处女作。从演军人到执导军人题材,张勇手将几十年演艺生涯的经验,转化为发掘新人、开拓新题材、推出新作品的艺术智慧。正如经他推荐出演银幕后处女作《南海长城》从而走上电影艺术道路的演员刘晓庆所说:“时代造就了张勇手,也造就了我们。”

在张勇手的导演生涯里,1984年上映的《祁连山的回声》是他最难忘的作品之一,也是他全程主导策划、参与联合编剧的心血之作。影片讲述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的故事,填补了当时西路军题材银幕创作的空白,首次在大银幕上刻画了西路军女战士群体,大胆呈现了这段悲壮的革命历史。

题材缘起于1982年,张勇手在八一厂招待所偶然听到妇女独立团的事迹。当时正在筹备另一部电影的他被深深打动,他认为“无论是中央红军、第二方面军还是第四方面军,都非常可爱,都应该受到歌颂”,于是主动带队前往河西走廊实地走访。

一路上,他们见到了永昌县山坡上一眼望不到边的西路军烈士墓,也采访了多位健在的女红军,收集到大量珍贵一手素材。他将调研中了解到的失散红军的生活困境,向当时的兰州军区政委肖华同志作了反映,推动相关部门后续逐步落实失散红军的生活补助政策,在80年代初改善了不少老红军的生活。

《祁连山的回声》上映后,许多观众了解了这段历史,不少四方面军的老同志观影后都深受感动。影片荣获了1984年度文化部优秀影片奖二等奖,专家对作品的选题、叙事和演员表演都给予了肯定。说起选角与拍摄,张勇手提到了一段机缘:原定女主角刘晓庆因档期无法参演,剧本被当时来八一厂办事的山东话剧团演员倪萍看到。她在返程火车上一口气读完剧本,深受感动,下车后立刻致电张勇手主动争取,最终打动剧组,被临时借调出演女主角。

为还原战场的酷烈,张勇手带着摄制组深入祁连山,在严寒艰苦的实景中完成外景拍摄,让作品更显真实动人。这次拍摄既是全体主创对前辈的致敬,也是对所有演员的挑战与突破。张勇手在采访中感慨,不是只有胜利才值得书写与铭记,那些牺牲与“失败”同样有分量。

除《祁连山的回声》外,他还执导过多部作品,比如1982年的边防题材电影《彩色的夜》,讲述青藏线汽车兵在高原坚守执勤、互助成长的故事;比如1986年由唐栋编剧的《沉默的冰山》,这是八一厂80年代边疆军旅代表作之一,影片聚焦帕米尔高原边防军人的孤寂与奉献,以抒情克制的镜头语言展现平凡中的伟大,是他在艺术风格上的一次重要探索。

张勇手离休前接受的最后一项重要创作任务,是1991年参与八一厂《大决战》三部曲部分场景的导演工作。彼时已因病休养数年的他响应组织召唤,重返导演岗位,以光影回望引领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伟大战役,为这部影史经典贡献了一个电影老兵的力量。

兵味:一生都是电影兵

进入新世纪,年近古稀的张勇手受常年艰苦拍摄、高强度创作落下的伤病影响,渐渐减少了演员工作。但数十年军旅积淀与丰富的创作经验,仍让他塑造出多个分量十足的角色:在2002年电视剧《葛定国同志的夕阳红》中,饰演军队离休老干部葛定国;在以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为背景的电影《惊涛骇浪》中,饰演解放军上将;在2007年电视电影《大爱无垠》中,饰演以模范军医华益慰为原型的主人公……在不同的影视作品里,他总能将人生阅历与对角色的揣摩融入表演,真正做到演什么像什么,特别是塑造军人形象,更是入木三分。

“我当了一辈子兵,也演了一辈子兵,演军人就要演他的灵魂,演他的信仰。”张勇手说。

2025年,第九届中国文联知名老艺术家成就展开幕式上,张勇手回顾自己在硝烟战场与文艺战线两个阵地的从军从艺之路,质朴深情地道出了三个感谢:感谢党,感谢军队,感谢人民解放军这所大学校把他培养成电影演员。正如他常说的:“我是一个普通的文艺兵。我赶上了大的时代,在革命洪流中,我就是被新生的洪流冲出来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把我拉扯大的。这一辈子我感觉到很满足,很知足。”

2025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5周年,采访中他谈及近年的相关题材影视作品,认为部分演员的表演很接近当年真实的志愿军。同时他也谈到,这些年军事题材电影发展很快,希望中国电影还能多拍出像当年《上甘岭》那样感动一代代中国人、激励一代代中国军人的作品。“尽管那里面也有很多虚构的情节,但是电影却很‘真实’,表现的战士气质、形象很真实,虽然角色看着瘦弱单薄,但他们展现的勇气与士气很真实。还有,电影音乐也很讲究,旋律很优美,歌词耐人回味。”

在张勇手看来,电影是为人民服务的,今天的电影人应当始终不忘这一点。现在一些改编作品不顾时代真实,一味追求感官刺激,堆砌特效等技术手段、做得花哨,却淡忘了电影工作者的使命。他希望,未来中国电影能涌现更多继承革命文艺传统,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优秀作品,更多记录伟大时代,记录人民军队光荣历程的军事题材佳作。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明年将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作为军人,我当了一辈子的兵,在部队生活了七十多年,我想亲眼看到那一刻,想再为人民军队庆生。那将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张勇手说。

兵魂:“那些不被看见的伟大同样值得讴歌”

演而优则导,在今天的演艺界似乎很常见。但张勇手走